太平御覽/02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二百六十四．職官部六十二

► 職官部六十三

功曹參軍

韋昭《辯釋名》曰：曹，群也。功曹，吏所群聚；戶曹，民所群聚也。其他皆然

《漢書》曰：蕭何爲主吏。〈孟康曰：主吏，功曹也。〉

又曰：朱博爲琅琊郡守。召見功曹，閉閣數責，與筆札使自記，受取一錢已上，無得有所匿。欺謾半言，斷頭矣！功曹惶怖，具自書奸贓，大小不敢隱。博知其對以實，乃令就席，受敕自改而已。投刀使削所記，遣出就職。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趙勤，南陽人。太守桓虞召爲功曹，委以郡事。嘗有重客過，欲托一士令爲曹吏。虞曰：「我有賢功曹趙勤，當與議之。」潛于內中聽，虞乃問勤，勤對曰：「恐未合衆。」客曰：「止，止，勿復道。」

又曰：楊正爲京兆功曹。光武崩，京兆尹出，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。尹車過帳，胡牽車令拜，尹疑，止車，正在前導曰：「禮天子不食支庶，况夷狄乎！」敕壞祭，遂去。

又曰：鮑永爲郡功曹。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，太守趙興欲出謁，永以不宜出，當車，拔佩刀，興因還。後數日，詔書下，捕之，果矯稱使者。由是知名。

又曰：郭丹爲郡功曹，薦陰豔、程胡、魯欣自代，太守杜詩曰：「古者卿士讓位，今功曹稽古經，可爲至德。編署黃堂，以爲後法。」

又曰：吳良，字大儀，齊國臨淄人。初爲郡吏，歲旦，與掾史入賀，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，諂稱太守功德。良于下席勃然進曰：「佞邪之人，欺諂無狀，願勿受其觴。」太守斂容而止。宴罷，轉良爲功曹；耻以言受進，終不肯謁。

又曰：汝南太守歐陽歙召郅惲爲功曹。汝南舊俗，十月饗會，百里內皆賫牛酒到府飲宴。時臨饗禮畢，歙教曰：「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，不嚴而治，今與衆儒共論，延功顯之于朝。」惲于下座愀然前曰：「案延資性貪邪，外方內員，朋黨構奸，罔上害民。明府以惡爲善，以直從曲，此既無君，又復無臣，惲敢奉觥。」歙色慚，不知所爲，門下掾鄭敬進曰：「君明臣直，功曹言切，明府德也。」歙意少解，曰：「實歙罪也。」

又曰：永平初，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，每預朝會，而容姿趨步有出于衆，上目之，顧左右曰：「朕之儀貌，豈若此人！」特賜輿馬、衣服。虞延以寅無實行，未嘗加禮，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。寅在職不服父喪，帝聞乃嘆曰：「知人則哲，惟帝難之，信哉斯言。」寅聞而慚退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虞延去官還鄉里，太守富宗聞延名，召署功曹。宗性奢靡，車服器物多不中節，延諫曰：「昔晏嬰輔齊，鹿裘不完；季文子相魯，妾不衣帛。以約失之者鮮矣。」宗不悅，延即辭退。居有頃，宗果以侈縱被誅，臨當伏刑，攬涕而嘆曰：「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。」

又曰：周章初仕郡爲功曹。時大將軍竇憲免，封冠軍侯就國。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，太守猶欲謁之。章進諫曰：「今日公行春，豈可越儀私交。且憲椒房之親，勢傾王室，而退就蕃國，禍福難量。明府剖符大臣，千里重任，舉止進退，其可輕乎？」太守不聽，遂便升車。章前拔佩刀絕馬鞅，于是乃止。及憲被誅，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，太守幸免，以此重章。

又曰：徐稚，豫章人。時陳蕃爲太守，以禮請署功曹，稚不肯之，既謁而退。蕃在郡不接賓客，惟稚來特設一榻，去則懸之。

又曰：韓棱初爲郡功曹，太守葛興中風疾，不能聽政。棱陰代興視事，出入二年，令無

違者。

又曰：廉範。永平初，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，〈謁，請。〉會融爲州所舉案，〈舉其罪案驗之。〉范知事譴難解，欲以權相濟，乃託病求去，融不達其意，大恨之。範于是東至洛陽，變名姓，求代廷尉獄卒。居無幾，融果征下獄，范遂得衛侍左右，盡心勤勞。融怪其貌類範，而殊不意，乃謂曰：「卿何似我故功曹耶？」範呵之曰：「君困厄瞀亂耶！」〈鄭玄注：《禮記》曰：瞀目不明之貌。〉語遂絕。融系出困病，範隨而養視，及死，竟不言，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，葬畢乃去。

《續漢書》曰：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任功曹范滂，時人謠曰：「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陽宗資主畫諾。」

又曰：李恂，字叔英，安定臨涇人。太守李鴻請署功曹，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。會鴻卒，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，既葬，留起冢墳，治喪三年。

又曰：李充爲太守魯平請署功曹，不就。平怒，乃投充以捐溝中，因謫署縣都亭長，不得已，起親職役。

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范滂，字孟博，汝南人。太守宗資署功曹。滂外甥西平李頌，公族子孫，頑囂穢濁，爲鄉曲所弃，常侍唐衡屬其事資，敕曹召署文學吏。滂不肯聽，資怒，召功曹書佐朱零，問不召頌意狀。零以告滂，滂曰：「答教當言：頌則滂之姊子，豈不樂其升進。但頌亡穢小人，不宜染污朝廷，不敢以位私人，是以不召。」零具答教如此。零入聞，資使五伯亂捶困杖，言辭不懾，仰疾言曰：「范滂清議，猶利刃截腐肉，願爲明府所笞殺，不爲滂所廢絕。今日之死當受忠名，爲滂所廢，永成惡人。」滂正直謇諤皆此類也。

又曰：許劭仕郡爲功曹，抗忠舉義，進善黜惡，正機執衡，允齊風俗。所稱如龍之升，所貶如墮于淵，清論風行，所吹草偃，爲衆所服。

又曰：李壽聰明智達，有俊才。太守黃讜高其名德，召署功曹。每進見，常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，讜輒序用。壽雖見優禮愈隆，壽意益下，其所致達未嘗伐其功美。

又曰：羊定，字世德，爲郡功曹。病困，被不覆軀，衣不周身，郡將賜大布被及襦褲，

皆不受，執志而終。

又曰：鍾皓，字季明，潁川長社人。同郡陳實，年不及皓，引與爲友。皓爲郡功曹，會辟司徒府，臨辭，太守問：「誰可代卿者？」皓曰：「明府必欲得其人，西門亭長陳實可。」實聞之曰：「鍾君似不察人，不知何猶識我。」

又曰：彭修，會稽人。仕郡爲功曹，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，以征過收吳縣獄吏，將殺之，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，晁怒，使收縛意，修排閣直入，拜于庭曰：「明府發雷霆于主簿，請聞其過。」晁曰：「受教三日，初不奉行，廢命不忠，豈非過耶？」修因拜曰：「昔任座面折文侯，朱雲攀毀欄檻，自非賢君，焉得忠臣？」遂原意，罰貸獄吏。

袁山松《後漢書》曰：岑晊，字公孝，高才絕人，五經六藝無不洞貫。太守成　晉請爲功曹，時謠曰：「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　晉但坐嘯。」

張璠《漢記》曰：陳寵爲廣漢太守，風聲大行，征爲大司農，帝問何以爲治，寵曰：「臣任功曹王渙。」渙由是知名。

《魏志》曰：臧洪，廣陵郡人也。爲張超功曹，超兄邈謂超曰：「聞弟爲郡守，政教威恩，不由己出，動任臧洪，洪者何人？」超曰：「洪才略智數優超，超甚愛之，海內奇士也。」邈即引見洪，與語大異之。

又曰：臧洪，字子原。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。董卓圖危社稷，洪說超曰：「明府曆世受恩，兄弟幷據大郡，今王室將危，賊臣未梟，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。今郡境尚全，吏民殷富，若動桴鼓，可得二萬人，以此誅除國賊，爲天下倡先，義之大者也。」超然其言。

又曰：袁渙，字曜卿。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，而渙清靜，舉動必以禮。郡命爲功曹，郡中奸吏皆去。

又曰：陳矯，字季弼，廣陵人。太守陳登請爲功曹，使矯詣許，謂曰：「許下議論，待吾不足者，相爲觀察，還以見誨。」矯還曰：「聞遠近之論，頗言明府驕而自矜。」使過泰山，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，結爲親友。戲矯曰：「以郡吏而交二千石，鄰國君屈從陪臣游，不亦可乎！」

又曰：杜畿，字伯侯，京兆杜陵人。年二十爲郡功曹。鄭縣內系囚數百，畿親臨獄，裁其輕重，盡決遣之。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志。

《魏略》曰：京兆尹張時，河東人也。與杜畿有舊，署爲功曹。常言：「此家疏誕，不中功曹也。」畿竊云：「不中功曹，中河東太守」。

《蜀志》曰：龐統，字士元。郡命爲功曹。性好人倫，勤于長養。每所稱述，多過其才，時人怪而問之，統答曰：「當今天下大亂，雅道陵遲，善人少而惡人多。方欲興風俗，長道業，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，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。今拔十失五，猶得其半，而可以崇邁世教，使有志者自勵，不亦可乎？」

《吳志》曰：聶友，字文悌，豫章人也。有唇吻，少爲縣吏。虞翻徙交州，縣令使友送之，翻與語而奇焉，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，令以爲功曹。郡時見有功曹，斐見之，問曰：「縣吏聶友，可堪何職？」對曰：「此人縣間小吏耳，猶可堪曹吏佐。」斐曰：「論者以爲宜作功曹，君其避之。乃用爲功曹。

又曰：虞翻，字仲翔，爲孫策功曹。策好馳騁游獵，翻諫曰：」明府用烏集之衆，驅散附之士，皆得其死力，雖漢高帝不及也。至于輕出微行，從官不暇嚴，吏卒常苦之。夫君人者，不重則不威，故白龍魚服，困于豫且，〈子餘切。〉白蛇自放，劉季害之，願少留意。」策答曰：「君言是也。然時有所思，端坐悒悒，有裨諶草創之計，是以行耳。」

又曰：處士謝譚爲吳粲功曹，以疾不詣，粲教曰：「夫應龍德以屈伸爲神，鳳皇以嘉鳴爲貴，何必隱于天外，潛鱗于重淵者哉？」

又曰：潘濬，字承明，武威人也。爲人聰察，對問有機理，王粲見而貴異之。由是知名，爲郡功曹。

《吳錄》曰：孫劭，字長緒，北海人。爲孔融功曹，融稱曰廊廟才也，後爲吳丞相。

王隱《晉書》曰：劉毅，字仲雄。僑居陽平，太守杜恕逼迫舉毅爲功曹。月餘，日沙汰郡吏百餘人，三魏稱焉。爲之語曰：「但聞劉功曹，不聞杜府君。」

又曰：世號庾兗有異行。元康之末，潁川太守復以功曹命之，兗服造事之衣，杖棰荷斧，不俟駕行，曰：「請受下夫之役。」府君飾車而迎，逡巡辭焉。形雖益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。府君知其不屈，乃嘆曰：「非常士也，吾無以臣之矣。」乃厚禮遣之。

《晉中興書》曰：胡毋輔之嘗過河南門下飲酒，門下騶王子博箕坐其傍。輔之叱之，使取火，博曰：「我卒也，不乏吾事。」薦之河南尹樂廣，召見甚悅，擢爲功曹。

又曰：任旭，字次龍，臨海人。操立清儉，不染流俗。郡將蔣秀請爲功曹。治官貪穢，每不奉法，旭正色苦諫。秀既不納，旭乃謝去，閉門講肄，養志而已。久之，琇坐事被收，旭于獄狼狽營救，躬自扶送，秀慨然嘆曰：「任功曹直人，吾違其讜言，以至于此，復何言哉！」

《九州春秋》曰：建安六年，劉表攻西鄂，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。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，聞兵攻聲恐懼，入室閉戶，牽被覆頭，相攻半日，稍敢出面。

《英雄記》曰：尚栩先人尚子平，有道術，爲縣功曹。休歸自入山，擔薪賣以食飲。

《會稽典錄》曰：孫策功曹魏滕以忤意見遣，將殺之，吳太夫人乃倚大井而語策曰：「汝新造江南，其事未集，方當優賢禮士，舍過錄功。魏功曹在公盡規，汝今日殺之，則人明日叛汝。吾不忍見禍及，當先投此井中耳！」策大驚，遽釋滕。

又曰：魏朗，字少英，上虞人。從太守行春，寢于閣外，感時志激，中夜長嘆。府君朝問：「昨嘆者者誰？」主簿曰：「書佐魏朗也。」府君由是知朗有淩雲之志，轉功曹佐。正旦，與掾史上朝，時功曹吏顏敭披裘以加朝服，朗以裘非臣服，斥敭不敬，敕卒撤去。敭恚而不聽，以手歐卒。朗右手鳴鼓，左手撤裘。以聞府君，曰：「朗當朝正色，有不撓之節。」遂退敭以朗代之。朗辭病不就。

又曰：魏徽，字孔章，仕郡爲功曹吏。府君貴其名，重徽，每拜謁，常跪而待之。

《華陽國志》曰：公孫述入蜀，蜀郡拒守，述攻之，功曹朱尊絆馬死戰，光武帝嘉之。

又曰：李業，字巨游，廣漢梓潼人。少執志清白。太守劉咸慕其名，召爲功曹，十命不

詣。

又曰：朱倉，字雲卿，下邳人。少受學于蜀郡張寧。餐豆屑，飲水，同業憐其貧，資給米肉，不受。家貧常以步行。爲郡功曹。

鍾ヴ《良吏傳》曰：桓虞，字仲春，馮翊萬年人也。爲南陽郡守。下車聞葉縣雍昱及新野令不遵法度，選督郵不能正，乃署趙勤爲督郵。到葉，昱即解印綬；入新野，新野令聞昱已去，遣吏奉記陳罪，亦即弃官。虞乃嘆曰：「善吏如良鷹，下　即中。」擢爲功曹，委以郡事。

《豫章列士傳》曰：華茂爲功曹。病，被不覆軀，布衣不周身。郡將與大布被、褲，皆不受。

《汝南先賢傳》曰：袁閬，字奉高，爲功曹，辟太尉掾。太守唐珍曰：「今君當應宰府，宜選功曹以自代。」因薦陳仲舉，珍即請蕃爲功曹。

又曰：新蔡鄭敬，字次都，爲郡功曹。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露類甘露者，懿問掾屬，皆言是甘露，敬獨曰：「明府政未能致甘露，但樹汁耳。」懿不悅。托疾而去。

又曰：許慎爲功曹，奉上以篤義，率下以恭寬。

《荊州先德傳》曰：周瑜領南郡，以龐士元名重，州里所信，乃逼爲功曹，任以大事。瑜垂拱而已。

《鍾離意別傳》曰：意，字子阿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太守竇翔召意署功曹吏，意乃爲府立條式，威儀嚴肅，莫不靖恭。後日，竇君與意相見曰：「功曹須立嚴科，太守觀察朝晡。」吏無大小，莫不畏威。

《陳俎別傳》曰：實，字仲弓，潁川許人也。爲郡功曹。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，倫教署文學掾。實知非其人，乃懷檄請見，乞從外署，倫從之。于是鄉論怪其非舉。倫後被征爲尚書，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，倫語衆人曰：「吾前爲侯常侍用吏，此咎由故人畏憚强御，陳君可謂善則稱君、惡則稱已者也。聞者方嘆息。

《陸績別傳》曰：績，字公紀，郡人也。太守王朗命爲功曹，風化肅穆，郡內大治。

《京兆舊事》曰：長安孫晨，家貧，爲郡功曹，十日一炊，無被，有蒿一束，暮臥其中，旦則收之。

司倉參軍

《後漢書》曰：戴就，字景成。仕郡爲倉曹掾，刺史劾其太守，遣部從事案倉庫簿領，五毒慘至，郡事遂釋也。

《三國典略》曰：張軌入關拔岳，以爲倉曹參軍。或有請貸官粟者，軌曰：「以私害公，非吾宿志；濟人之難，詎得相違。」乃賣所服之衣，糶粟以賑其乏。

司戶參軍

《後漢書》曰：陸績、李郃皆仕郡爲戶曹史。郃後官至司空。

《唐書》曰：裴琰之，絳州聞喜人也。世爲著姓，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。時年少，美容儀，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。先是，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，崇義促琰之使斷之。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，斯須剖斷幷畢，文翰俱美，且盡與奪之理。崇義大驚，謝曰：「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。」由是大知名，號爲霹靂手。

司兵參軍

《唐書》曰：杜甫，字子美，本襄陽人。後徙居鞏縣。天寶初應進士不第，天寶末獻《三大禮賦》，玄宗奇之，召試文章，授京兆兵曹參軍。

司法參軍

《後漢書》曰：周燕，宣帝時爲郡决曹掾。太守欲枉殺囚，燕數諫不聽，遂殺。囚家詣闕稱冤，詔遣覆考。燕謂太守曰：「願謹定之，書背著燕名，府君但時言病而已。使收燕，燕遂死之。燕有五子，皆至刺史、太守。兩漢有决曹賊，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，或謂之賊曹，或爲法曹。

又曰：郭弘爲潁川郡决曹掾，治獄至四十年，用法平正，郡內比之東海于公。

《隋書》曰：陳孝意爲會郡司法書佐。太守蘇威欲殺一囚，固諫不許，乃解衣，請先受死，乃止。後至侍御史、汝州刺史。

五官掾

《漢書》曰：王尊，字子贛，涿郡人。爲安定太守，出教曰：」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，貪污不軌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，適足以葬矣。「遂將輔送獄，直府史詣閣下，從太守受其事。輔繫獄數日死。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黃香，江夏安陵人也。父況爲郡五官，舉孝廉，貧無奴僕，香躬勤左右。苦暑乃扇床枕，冬以身溫席。

又曰：桓帝時，白馬令李雲坐直諫繫獄，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，上書願與雲俱得死，遂俱死獄中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諒輔，字漢儒，仕郡爲五官掾。夏大旱，太守自祈禱無應，乃自曝庭中，祝曰：「輔爲股肱，不能進諫納忠，薦賢退惡，和調陰陽，承順天意。」乃積薪以自環，構火其旁曰：「若日中不雨，將自焚。」未日中而澍雨也。

臧榮緒《晉書》曰：範略，字彥長，南陽順陽人。少游學清河，遂徙家僑居，郡命爲五官掾。